煙嶼樓筆記

煙嶼樓筆記目錄

寧波鈞和聚珍版印

煙嶼樓筆記卷之一

蜀後主號炎興而晉武帝興唐殤[illegible]皇立而莫奇於宋欽宗號靖康爲十二月立康果期年而高宗踐阼矣

晉元帝建元永昌郭景純以爲二日之象齊廢帝建元隆昌史臣亦以爲二日明光宗曰泰昌亦二日也是年天啓即繼之此皆以二日爲二君也而齊主延宗號德昌則以十二月十四日建尊號不問日而被圍經宿即敗識者以爲德昌者僅得二日耳二日之識同而解則異

晉安帝大亨爲一人二月了齊文宣天保爲一大人只十宋太宗太平號爲一人六十卒此年號之奇應者侯景二字爲小人一百

日天子李順二字爲一百八日川此姓名之奇應諸
梁侯景廢簡文帝而立豫章王改元天正事在大寶二年大寶三
年武陵王僭帝位於蜀亦改元天正㒺不知豫章之改元而與
之暗合者也識者謂天爲二人正爲一止後二人各一年而止
金大定間逆人耶律窩斡稱帝臨潢僞號天正亦一年而滅我
朝順治五年東明土賊僞稱年號亦曰天正亦一年而滅異哉
隋書五行志多言離合年號之字便成讖文周高祖改元宣政謂
是宇文亡日周靜帝改元大象謂是天子家齊後主改元隆化
謂降死隋煬帝改元大業謂是大苦來此與後人拆字象義無
別而皆得奇驗
黃巢嘗試進士不第而作亂故其人知文其自陳符命謂唐家建
元廣明唐字去丑口而安黃天意令黃在唐下乃黃家日月也

石晉少帝號開運而降契丹後梁帝號廣運而入於隋識者謂運字是軍走故其君皆爲軍所走也考年號用運字者絕少宋時吳曦李順兩反賊一僭號曰轉運一曰應運後皆伏誅此字眞不吉祥耶

吾前言以運字爲年號之不吉今又考北漢劉繼元亦建元廣運而後降於宋惟夏趙元昊兩用運字獨不至走降失國元昊始改元開運踰月有告以石晉敗亡年號者乃改廣運而不知廣運亦後梁敗亡年號也然卒無恙

吾鄉古越地也其山鎭曰會稽呂覽有始篇土有九山其九山以會稽爲稱首又上德篇太華之高會稽之險注會稽山名在吳郡按今會稽山無甚險阻而呂氏云云若天下山險無過此者蓋當時地在海濱多巨浸其險在風浪舟楫閒不在山林跋涉

也今則皆桑田矣故不復見有所謂險者

呂覽貴生篇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按四明稱丹山其來已久所謂丹穴者豈卽丹山耶

明州在宋佳郡也東坡乞守之不得其與子豈正字札云外郡雖爾俗然每日惟早衙一時辰許紛紛餘蕭然皆我有也四明旣不得欲且徐乞淮浙一郡又朱子狀陳正獻俊卿云正獻求去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因以四明爲請上乃許之然正獻卒亦不果來

高宇泰敬止錄中載魏峴蔣山龍潭廟記署銜稱新吉州而家居不赴任余嘗疑之及閱袁絜齋集稱曾大父被命守泗待次於家始知宋時雖除某州而原官固未去任被新命者在家待之

也
海中小山隱於水中不可見者謂之礁海船最畏之先大夫嘗於
蛟門外夏太婆礁上立大木以爲舟人指南前年余作先傳述
其事徧考字書無礁字遂以吾鄉常寫字寫作礁後見吳萊甬
東山水古蹟記云一擢嶕石舟且靡解不可支持似礁字實當
作嶕班固東都賦別風嶕嶢左思吳都賦陵絕嶛嶕皆訓高貌
又廣韻山巔曰嶕與山椒之椒相通是其義皆與隱於水中相
反而礁字則始自宋元地志今則省府州縣之志以至官府文
移民閒筆札無不作礁者然則吳記偶然一見不可以爲訓也
古人有堨字無壩字今官文無不作壩且以此字爲州縣名則版
圖所掌不可改也吾鄉又以土石障水時其啟閉而放納之者
謂之碶此字爲鄞人所獨非特字書無之即他鄉亦寡有者然

已見之曾子固文中宋後字書不爲收入疏矣又如礁字已見宋元志乘則亦應收入者也

四明世家莫古於虞氏而史以爲餘姚人按虞氏世居慈谿之鳴鶴場即所謂山北者水經沔水注云江水又東逕赭山南虞翻嘗登此山四望誠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祿位居江南則不昌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在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爲有徵矣蓋仲翔所云江北即今山北其地虞氏古蹟甚多

鄉村閒老翁小兒並有羅隱秀才出口成讖之語始以爲吾鄉俚語耳壯遊四方則大江以南時有此言又閱諸郡縣志凡橫目二足之徒所秉筆者輒復闌入山川古蹟閒可笑也近閱宣州志古蹟中一條云金雞山在建德寺草堂之北羅隱過此戲題曰金雞不向五更啼遂迸裂有雞飛鳴而去云云謬妄如此亦

儼然著書立說可謂不知廉恥羞惡者矣

宋詩紀事載苗時中里貫云甬上人於是吾鄉袁陶軒徵君鈞鄭三雲同知辰摭拾四明詩並據收之吾謂此大誤宋史明稱時中其先自壺關徙宿州則時中爲宿州人而桂勝中載時中磨崖詩刻自署甬上者以甬橋爲宿州掌故也舊唐書文宗紀云太和七年三月復於埇橋置宿州埇橋卽甬橋通鑑正作甬其爲宿之甬上無疑且此二字非郡非邑何得以史傳明有里貫之人漫不考索遽據其人偶然題署便當邑里耶又且臨桂縣中苗子居題名不一雉山及龍隱巖題甬上疊采山則題符離白龍洞又題上黨然則子居實宿之符離人甬上爲縣之名勝而上黨則先世郡望耳　吾鄉先輩數里中人物從未及子居者以正史列傳中人物不應姓氏冷落也又且甬東及甬句東

及句甬見諸經傳雜史其稱最古若題名署甬上則始自明人宋元人皆著四明無署甬上者孫威敏新治甬上居閒逸安暮齒之句亦是偶然見之歌詠耳

錦繡萬花谷前集引孫仲益尺牘云四明二湖之勝而新築領其要頃見曾南豐集記廣德湖俗所謂鶯脰者今墾而爲田矣云云按此牘不知與何人所謂新築者指所與牘人之居耶抑自謂耶仲益似未嘗居四明也

雍正間李敏達公衛巡撫浙江嚴檄鄞縣撤毀王荆公祠不知何以至今其廟無恙凡荆公祠在鄞者非一處愚謂荆公在朝誤國罪不勝言而令鄞時則惠政甚多於吾鄉水利尤極整頓故他處廟可廢而鄞廟獨不可毀此亦改祀於鄉之意也

荆楚歲時記所列風俗多有與吾鄉同者如正月一日雞鳴而起

先於庭前爆竹以辟山魈五月五日采艾爲人懸門戶上以禳
毒氣又於是日取鴝鵒教之語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
供諸佛注引盂蘭盆經目連救母事正月十五夕迎紫姑以卜
將來蠶桑并占衆事注引劉敬叔異苑云提之覺重是神來也
歲暮留宿歲飯以及五月禁作諸事十二月祭竈神等語並與
今大同小異

歲時記云歲暮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
納新也按此風大惡稼穡惟寶忍棄之耶今北方亦不甚愛惜
飯米食餘每任意傾棄之吾鄉人惜飯與惜字等飯碎落地小
兒亦知拾取若見粒米狼戾輒謂其家不祥也除日亦爲宿歲
飯取米蒸之攤令略燥名曰飯富富字取美名其實蓋是飯脯
以乾飯比之乾肉耳新歲朔日以後十餘日不復煮米作飯即

以飯富入水下釜中爲食俟飯富食盡始依常煮生米也

開處風土記云蜀之風俗歲晚相與餽問謂之餽歲酒食相邀爲別歲至除夕達旦不眠謂之守歲又云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東京夢華錄亦云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按別歲即是分歲記坡老有此三歲詩吾鄉近時風俗略同餽歲之典無家不有合午日九日謂之三節酒食相邀謂之吃分歲酒士庶家多以來歲相邀作新年飯而分歲酒則市肆多有之守歲惟前輩盛行近稍寥寥諺曰是夕不眠是修來生爹娘完全故俗謂徹夜不寐爲修爹娘完全不必除夕也蓋前輩守歲之夜遇有父母無故者輒以完全相誇倘後乃誤守爲修矣

舊唐書明皇紀開元二十六年二月甲辰禁火寒食以雞卵相餽

送荆楚歲時記云寒食禁火三日造餳大麥粥鬬雞鏤雞子鬥
雞子又薛能晚春詩云鏤成雞卵有鞦韆題爲晚春是亦寒食
故事也
五月五日以艾爲旗以蒜頭爲鎚以菖蒲爲劍合而縛之懸門戶
上此吾鄉風俗也日久飄落即棄之古人采艾則以爲藥歲時
記注云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雞未鳴時采艾見似人處
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是也　歲時記五月五日取鴝鵒教之語
注謂此月鴝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語也按
此注未得其趣今俗以午日翦鴝鵒舌照之以鏡背作人語鳥
疑是鏡中之鳥所語乃肯從而學之也是午日爲始教語之日
非取鳥之日耳
歲時記云夏至節日食糉注云周處謂爲角黍蓋風土記中語今

俗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食之前數日親友以相餽遺謂之端午糉重陽糉也

五月多禁忌凡娶婦遷居及一切造作非不得已皆避之此甚無謂者而相沿則久矣荊楚歲時記云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牀薦席及忌蓋屋注引異苑云新野庾寔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或始此余謂此注頗奇庾寔之子將亡而妖兆先見此事理所恆有者而卽以此故能禁天下人之曝席則將以子胥之沈江而五月忌汲水以田文之見棄而五月忌產子矣古來不幸之事無月無之從此將無月不禁忌矣況云忌蓋屋者又始於何事耶

紙繪竈神以除夕供竈上謂之竈君歲時獻新焚香拜之十二月二十三日謂是竈神上天日陳餅糕餳餹祭之束草爲馬列芻

豆馬前祭畢則揭像并馬焚之曰竈君上天奏事七日始回來也至除夕乃別供新者南中風俗大略如此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其日並以豚酒祭竈神又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爲黃羊陰氏世蒙其福俗人競尙以此故也則是古人並以八日今以二十三日不知何時所改　俗謂竈神不食酒肉故吾鄉祀竈率以蔬果然宗懍謂用豚酒子方乃以黃犬又世稱醉司命日而吾鄉獨儉者蓋先輩儉樸遺風耳

明人作遇竈神記謂神張姓許愼五經異義云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祝融爲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夫以顓頊之子與婦而能姓蘇姓王非天下之至奇者乎　俞汸意遇竈神記云神姓張氏似亦有本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

夫夫帝都尉天帝長兒硎上童子突上紫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大約道家誕妄之語莫可究詰一曰竈神名壤子雜五行書則謂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司馬彪又謂著赤衣狀如美女又莊子曰竈有髻司馬彪謂髻是竈神則竈神又名髻突然媚竈見論語祭竈見禮記夢見竈君見國策其神實爲七祀之一至李少君以祠竈見武帝於是竈爲祈福之祀其謂上天白人罪過實始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萬畢術已亡多見引太平御覽中而陸龜蒙祀竈解亦曰竈鬼以時錄人罪過上白天當祀之以祈福祥也

世俗祭祀以束草置地上而酒沃之謂之灌此亦有本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愚按其義恐不必如此

而其儀則古今同也又按杜解左傳卽用鄭說

世俗祭神必有神馬祭畢並楮幣焚之焚時必用爆竹大者三小者纍纍如貫珠或五百或一千此風吾家無有昔先大夫常謂神馬中皆諸神狀貌既焚以後未知飄落何所不已褻乎至爆竹古人用之以辟山魈惡鬼今光天化日之下焉有鬼魅且火星飛散或偶入柴草中不更惹事耶

紙繪神像多作騎馬狀板印出售謂之神馬或曰紙馬謂神乘馬自空來降故曰神馬耳吾鄉有阮姓者好作聰明嘗開設紙箚鋪於招牌上以己意改神馬爲神模以爲模者象也俗以音近誤模爲馬耳一時不學者從而效之每見社會簿中多寫神模其村妄可笑　神模二字本自有之王勃普寂寺碑仙宮之妙匠可尋盧舍之神模不墜李邕石賦鄙宋緘之謬識嘉禹鑿之

神模後周杜良文日往月來就神聖之模凡如此等可解作神像也耶若馬字則古人記神降多云騎馬九歌湘夫人云朝馳余馬兮江皋又東君云撫余馬兮安驅又國殤云霾兩輪兮縶四馬社公馬見後漢書費長房傳而泥馬茅馬芻馬之屬後人象之以迎送神者且有見之紀載者輦下歲時記云都人年夜備酒果送神貼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於竈門之上謂之醉司命竈馬即是紙畫竈神正俗所謂竈君紙馬者然則神馬二字典核如此吾友王稽雲世濬雅人也嘗寫神模字故詳言之

吾鄉祭神過事稍大者於神筵之旁別設一筵其儀物減等以享神之從者名曰下馬謂神馬中之下焉者耳吾嘗以此詰友人彼曉曉然以神馬謂神模者不識可呼下馬爲下模否皆大笑

社無屋今官府過祭社之日率以帳幙架壇上耳荆楚歲時記稱

社日四鄰並會爲屋於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據此是古人祭社先期爲屋於社上以蔽風雨也又按據此是晉時仍用周秦以來舊禮一變而盡作廟殿爲境神竟不知其何時改變也吾鄉私社惟丁瀆一社巍然獨存土人不知呼爲紅蓋廟或復疑是野鬼遺火之類蓋社禮之廢久矣余作丁瀆里社碑慨乎言之嘉興馮柳東師登府謂有功世道之文金華施北林□□謂是經術文字顧世俗沿習久長焉得知禮教之君子相與考究而更正之也

唐韓滉爲子路後身（見神仙感遇傳）宋王沂公爲曾子後身聖門高弟亦受輪迴耶誕妄殊不足詰明人有陳士元者頗事著書有孟子雜記一書其自叙謂是孟子後身述妖夢及釋覺至孟子前而燭滅是年罷官以爲後身之證可謂慢侮聖賢之甚者矣

死而為神古多有之趙宋說部紀載尤多如呂誨為上帝司糾石曼卿丁度皆為芙蓉館主王平甫為靈芝宮仙官許收為北斗君陳康伯為北斗主簿歐陽仲純為長白山主龐籍為王屋山道君劉沆為九江眞人又龐劉二相與呂夷簡李迪富弼同一堂為五相（富鄭公為崑崙眞人見古稱號李迪文定呂夷簡文靖丁度文簡富弼文忠龐籍莊敏）淸燕堂寇萊公準為浮提王田畫字承君為淮陽上神又賓退錄載陳伯修師錫將歿夢上帝命進平生所上章疏披覽甚喜諭曰已於第六等授卿官下殿謝恩而寤告其子曰豐相之臨終得夢亦如是是則豐淸敏公稷亦死而為神矣以淸敏正直自應為神特其事未有紀之者僅見陳語竟不知其為何神也

先府君家教不許婦女入寺院燒香念佛常曰少年婦人入寺門此與倚門賣笑者相去幾何哉近時大家士族無不縱其家室

拜經禮懺風俗之壞深可痛憫宋臣朱光庭請戒約傳習異端疏有曰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嗚呼此非儒生之迂論乃風教之大防也咸豐十年春粵寇犯浙殺掠甚慘先是俗以二月十九日爲觀音大士誕日凡杭州以至外省郡縣婦女至天竺燒香者至無萬數而是日粵寇猝至盡被淫殺或遂擄掠以去號哭震天尸血載路嗚呼刦數之來或非人力所能挽而以深閨士女無故出受其禍此豈可諉諸氣數者乎記余少時聞有婦女數千人至普陀燒香而海盜蔡牽猝至淫掠甚夥又聞某年間猝遇風颶沈溺婦女燒香船相無數覆轍多不勝紀而愚夫愚婦至死不悟可哀也夫

鄞東靈峯山有葛仙翁祠相傳四月十日其生日也婦女往拜而

買其度牒者無慮數萬人且有諺云有人拜我生送銀一萬兩謂買其一牒可當冥財萬貫也故貪痴婆子以至少小閨女奔走跋涉較之請買他牒尤爲狂惑吾姊適李氏者少年守節上事翁姑下撫所後子至成立生平未嘗不佞佛然茹素誦經自在斗室中不輕出也嘗笑謂諸婦曰佛戒貪妄今以數文錢而思一萬兩銀之暴富何貪如之神仙縱不可知顧安所得幾萬萬銀歲作拜生錢（此三字亦吾鄉俗語）而用之不竭哉此而可信何妄如之

葛牒謂之靈峯牒每歲賣牒錢至數千金地方無賴衙門胥吏往與和尚瓜分之既而海寇思奪其利往刼牒錢互相攻擊遂盡焚其宮觀梵宇於是僧人不能重建搭草屋一間屆期又復賣牒而愚夫婦往者仍復不少灰燼瓦礫中匍匐泥首珍重買一牒以去光景眞不值一笑也（僧云信男信女能於瓦礫中虔誠往拜者則功德倍）

於他時以是愚夫婦惑之益甚

僧道恐惑平民無論天神地祇皆有生日乃至日月亦有生日稱日謂之太陽星君稱月謂之太陰星君明明日月也而稱之以星肅妄如此吾見省頒官歷本以十一月十九日爲太陽星君誕日日之始生必於十一月十九日眞是無理可詰者而吾鄉乃獨以三月十九日爲太陽生日婦女至太陽殿中燒香請牒此固念佛陋習之一端無足深責特其必以三月十九日爲太陽生日者我儀圖之蓋有故事焉國家定鼎之初吾鄉遺老最盛感懷故國每以莊烈帝死社稷之日私設野祭相聚拜獻而事關禁忌不敢明言於是姑妄言之曰此太陽生日之日也日以當君託生日以代忌日蓋此日未必不召僧道爲之追薦青詞黃疏中亦必託之太陽以愚僧道彼僧道者以其言出自士

大夫之口深信而不惑至於道老旣蠶野祭無人而僧道反援為故事歲以為常婦女無知相沿成俗此太陽生日所以不十一月十九日而獨三月十九日之故也以遺民黍離麥秀之悲轉為僧道惑衆歛錢之助末流可痛恨而其初事甚可感念者矣

內典宜於山林隱逸其文字別具一種淸空冗寡之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聽其存留而已不必廢斥也其教人悔悟亦自具一片婆心為後世惡俗禪林敗壞本旨遂令儒者疾之已甚耳惟以帝王之尊不務政教而崇奉佛法至於迎佛骨供舍利興建一切捨身為弟子則為天下之害甚大佛苟在世必不願其出此

吾不侫佛而頗喜其文字每欲稍事觀覽而至今未讀也少時常

讀心經及金剛經蓋金剛經是心經之傳說耳亦見心經注釋數家余輒謂其多謬偶與友人論其章句如云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相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云注家並以夢想字屬上顛倒爲句究竟字屬下涅槃三世諸佛爲句余謂非也此經大旨勸人依般若波羅蜜多故云能依此則此心可無罣礙此心能無罣礙故無有恐怖一遠離二顛倒三夢想究竟四諸境非特學者能依此有如是功效即昔者涅槃三世諸佛亦以依此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然則夢想究竟四字自爲句不得分屬之上下文也蓋既事之後則心由境遷而未事之先則境由心造所說四境皆吾心意中自造之境忽而恐怖忽而遠離遠離者孟子所謂放心大學所謂心

不在焉者也忽而顚倒顚倒者妄念也惡念也忽而夢想究竟

夢想究竟者凡常人閒居時夜臥時無論未事當事旣事無不

坐此四字也苟能心無罣礙則心地淸淨一片光明猶吾儒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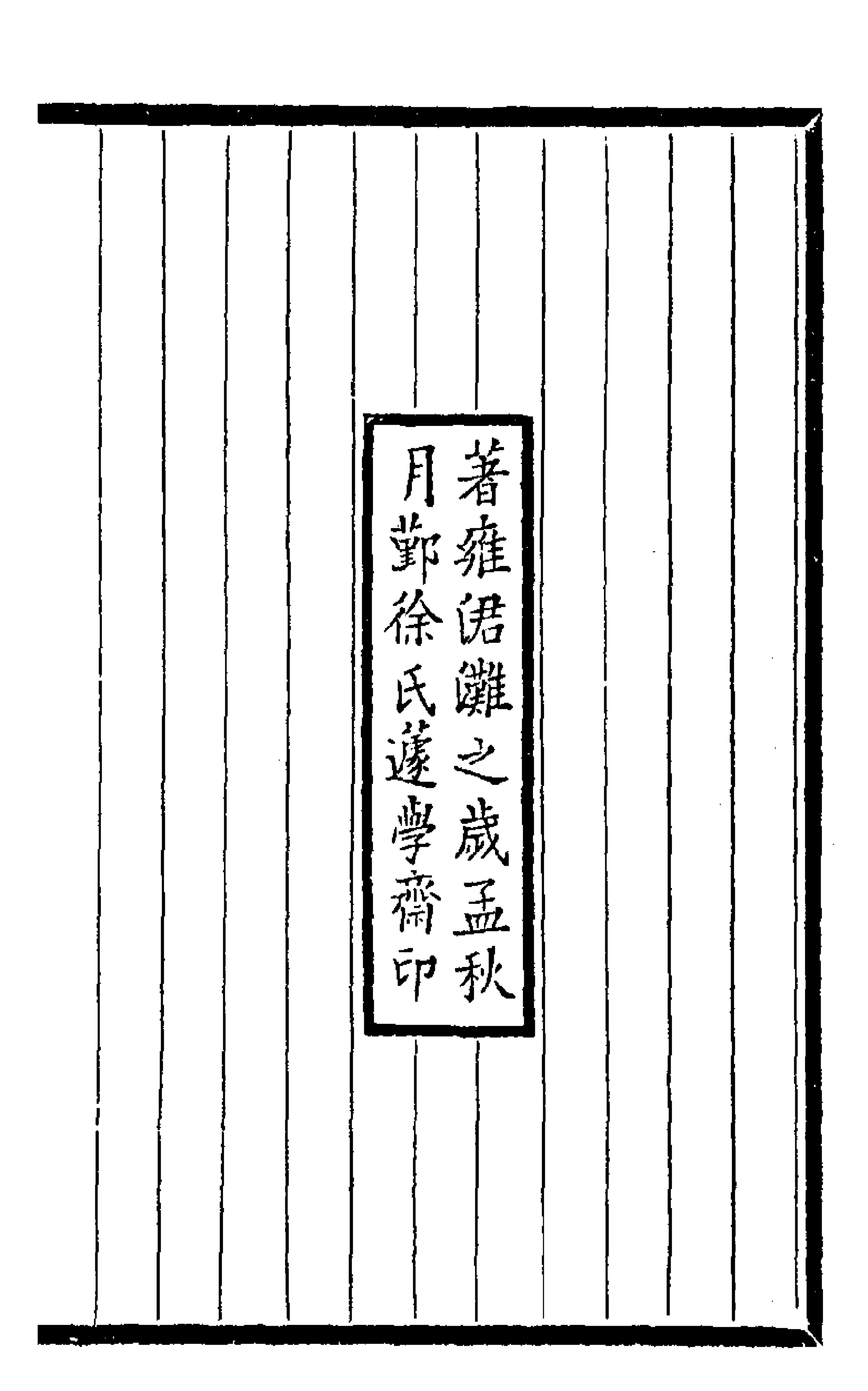
意誠心正之時焉得尙有此等心境乎　夢想究竟四字最妙

吾最愛之以爲狀盡世人心境無論富貴貧賤君子小人無日

無夜皆有究竟之夢想奈何割裂分散之使失卻妙諦耶特地

拈出亦足自警

煙嶼樓筆記卷之一


著雍涒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遯學齋印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鄞 徐時棟 同叔

錦繡萬花谷翰苑門著撰文名條云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按今制五品以上曰誥命六品以下曰敕命唐武后名曌音照改詔爲制旋復故稱南宋史嵩之作相時以家諱改詔曰誥此事想猶沿之耶聖朝孝治天下封生贈死準其推貤可謂仁至義盡毫髮無遺憾矣惟有不可解者誥敕命詞但論品級不分職掌科第至於狀元榮貴異常而一旦封贈先世則其命詞與出數百金六品貲郎絲毫無別又且封贈母氏無論前母後母嫡母庶母同是此詞一無區別如後母子之於前母代世迴隔毫不相屬而制詞盛稱其鞠育劬勞恐九原有知受之而不

安也翰林最多冗員院中無甚公事曷不使分晰擬作而教習大員删潤之以爲定制乎惜不聞言官入告之也　又卑品封贈一代例準其本身應得誥敕封贈祖父母尤卑者無封贈亦準其以本身應得敕命貤封父母又如伯叔諸兄舅父母外祖父母妻父母皆準以本身貤封眞是曲體下情廣推恩典愚謂當立條例凡本身應得恩典原準貤封旁支以至姻親然凡例無封贈者或父母尚未貤封例封一代者或祖父母尚未貤封出爲人後者或本生父母尚未貤封其應得恩典皆不準其先貤旁支與其姻親俟父母祖父母本生父母既得封贈始準隨意陳請似亦教孝之一端也　又凡貤封祖父母者或遇其曾祖父母在堂似當移其父母封典貤封曾祖父母貤封父母者或遇其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在堂似當移其本身封典貤封最

高一代之人蓋高年在堂依然白丁而子孫則並受國恩𥿄冠
博帶似於聖朝教孝之義尙或未盡也若其人本有官爵不在
此例
侯死子復爲列侯則其母稱太夫人此古法也父亡而母以子官
受封典則加太字此今制也近有搢紳家父在而其母以子故
受封署銜必欲加太字或與之爭則曰豈有因子封而可無太
字者時余方病中遣人曉之始去太字余謂此不必詳引博考
也禮緣義生王道不外人情凡云太者尊稱也家無二尊豈有
其夫或其姑猶在堂而可淩越而妄自尊大之理故旣死卽無
太字猶子爲天子母曰皇太后至於旣崩卽去太字曰某皇后
以入廟祔主先帝固在也上下大小雖迥然殊制而其義則要
自一貫

古人稱公子公孫王子王孫是謂其人乃公之子公之孫王之子王之孫也然人之稱王孫公子者則其例如豪宗華胄令子文孫貴介弟之屬矣余謂此風實濫自左氏之女公子若依古人常例當云公女或公子或公女子不當云女公子也

三國志袁紹傳注引漢晉春秋載審配與袁譚書曰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此本生父母不得稱父母之證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爲父母謂其所生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百世不可變易也又樓攻媿集承議郎孫君墓志述其父雪齋自誌云余祖生四子次爲十三伯父次先考十七府君余實十三伯父之子命以爲先考嗣七歲聞本生伯母及先考之訃云云是雖著本生而仍稱伯母也今人云本生父本生母

亦誤

今人稱其祖先無論仕隱皆曰公乃至稱帝王亦公之如吾徐祖偃王俗稱偃王公趙祖宋太祖則曰太祖公是降尊而卑矣余每笑之後見晉書夏統傳統作慕歌歌大禹功德以已夏姓祖大禹直稱禹爲先公如曰先公雅寓稽山朝會萬國是也然則俗稱亦是古法未可厚非之也

古人紀世數其始連身數之其後離身數之自上而下以始祖之孫爲三世祖自後而前以曾祖之父爲五世祖是皆連身數之者也後世或於曾祖之曾祖自稱六世孫稱曾祖之父爲四世祖是皆離身數之者也文章家二例互用閱者或不知其所用何例遂至顚倒其世次亦恨事也或問究竟當用何例余謂必當連身數之古人紀世次之文於史有之而經無明文然例有

可旁推者尙書紀日凡稱幾日必連本日數之如曰丙午越三日戊申乙卯越三日丁巳戊午越七日甲子丁卯越七日癸酉無不連前所紀之日合之後所紀之日以成數者今用其例以紀世數如曰某甲越三世某丙某丁傳七世至某癸至當不易無可疑者　梁玉繩瞥記云古人數世次有連身離身二法而連身數者爲多云云然其下證引於連身數僅引後漢書蔡邕傳一證於離身數則引顏魯公郭揆神道碑歐陽琟神道碑殷踐猷墓碣及昌黎薛戎墓志及柳州表父神道及香山李紳家廟碑元微之墓志裴夫人李氏墓志及元微之葬母段氏墓志及宋子京賈令公墓志及韓元吉李文淵墓碑然則其前所云連身數爲多者連乃離之訛也故末引南雷之言云數世以離身爲是而已斷之曰史書中二法並用可不拘也愚謂皆非也

必當連身數之

古人文章必有所本史記敘先世往往逆推而上云父曰某母曰某氏某之父曰某母曰某氏此法最古本之爾雅者也釋親云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

湻熙間孝宗御書進呈太上曰大哥近日筆力甚進按高宗呼孝宗爲大哥是亦父呼其子也　俗呼兄爲哥哥舊唐書中有稱父爲哥者後世乃以阿哥呼其子古今相反如此廣韻云今呼兄爲哥唐明皇稱甯王爲大哥是則以之稱兄爲最古矣　舊唐書王琚傳明皇稱父睿宗爲四哥棣王傳棣王稱父明皇爲三哥又高齊諸王皆呼父爲兄兄母爲家家亦呼爲姊

稱尊祖爲宗頗不經見高注呂覽音初篇孔甲禹後十四世皋之

父發之祖桀之宗

世稱族屬自祖父母至兄皆稱家弟妹以下則云舍其來久矣顔

氏家訓云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班固書集云家孫今不

行也然舍亦家也不知此義何別

作文用典何常之有但視其上下文氣何如耳郎如稱謂一端稱

男子曰兄弟稱女子曰姊妹而苟以兄弟稱姊妹則必曰女兄

女弟然而孟子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此兄弟豈得

混於男子耶婦稱壻之父母曰舅姑壻稱婦之父母則必曰外

舅外姑然而禮記坊記曰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

此舅姑豈得混於壻父母耶父之父曰大父母之父則必曰外

大父然而漢書婁敬傳曰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此大

父豈得混於已之祖父耶

姜宸英湛園札記引史記二疏傳之父子相隨出關後漢蔡邕傳之如臣父子欲相傷陷晉書之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重謂皆以叔姪爲父子愚按此是古人借用簡易處因上下文已明白固不至疑爲眞父子也正與孟子之稱姊妹爲兄弟坊記之稱外舅姑爲舅姑相似

湛園札記謂稱姑者有二一爲婦於其夫之母一爲姪於其父之姊妹（按此姪字姜意專屬女子言之）今以男子而稱父之姊妹爲姑何以自別於婦人古人稱謂之閒字必有義後人日趨便易不悟其失良可慨也愚按此說非也男女稱謂必異則父母兄弟姊妹子孫之屬何以男子全無別於婦人耶况禮記曰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左傳曰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是皆明指男子言之其他經傳稱姑者甚衆若男子不得稱父姊妹爲姑則當何稱耶　湛翁於此論之前引左傳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疏引樊光曰若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殺其子又左傳季武子以公姑姊妻鄒庶其疏曰或曰是父之姊云云下始斷以稱姑有二云云其意似謂女子但稱姑男子則當稱姑姊姑妹此又非也夫姑姊姑妹者所以別姑於吾父之長幼也男子當別而女子即無庸別已非通論況爾雅明云父之姊妹曰姑左傳明云姪其從姑皆指男子言之何嘗必稱姑姊姑妹耶且古人稱謂亦有不可用之今日者假令行文而曰某吾姑姊也某吾姑妹也人且疑爲姑女矣　今俗呼父之

姊爲姑媽父之妹爲小姑猶古人姑姊姑妹意而其稱實男女同之

輟耕錄云娘字當作孃說文云煩擾也肥大也今乃通爲婦女之稱子謂母曰娘而世謂穩婆曰老娘余按穩婆稱老娘其來已久常見唐宋人說部書中俗復尊稱之呼爲外婆外婆者俗所以稱外祖母蓋欲其珍惜產母如母之視女耳而吾鄉穩婆聞呼外婆則喜呼老娘則以爲輕己其實他鄉郡縣稱外祖母亦曰老娘老娘即是外婆俗尚不同遂不知二五郎一十矣　慈谿厲荃輯有事物異名錄中以踏逐娘爲穩婆異名而引武林舊事以爲據按武林舊事云宮中有娠則令踏逐老娘云云老娘即是穩婆而踏逐乃宋人方言猶言尋覓也此二字屢見宋人地志說部諸書竟作穩婆別號弇陋可笑

生產召穩婆極當慎重吾婦從兄朱石亭有妹嫁洞橋樓小淵既產子胞衣已下而穩婆以爲未下也復手探腹中摘其肺片許以出頃刻產母顛蹶死時石亭母方在樓氏親見此肺云極似豬肺其後家人買肺入厨下母見之卽哭石亭家遂永不食肺探腹取胞事本險甚故老成人謂胞不下可以亂髮觸產婦喉中產婦嘔則胞自下又謂如急不得他物可卽以產盆中血水擲入婦口而使嘔惡也故穩婆須召老成及世業者若樓氏穩婆其事甚慘特記之以爲世戒

古人稱男子爲鬚眉吾嘗問友人鬚爲男子所獨而眉則婦女皆有之何以丈夫曰鬚眉耶衆不能對按釋名云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然後知古婦人皆滅去眉毛故須畫眉則雖有如無而丈夫可專其稱矣

今呼宰相爲中堂國史補云宰相相呼故曰堂老

盧邁自河南簿爲補闕鄭餘慶自汜水簿爲察院趙宗儒自陸渾簿爲右拾遺三主簿並爲宰相古人不拘資格如此今世遇主簿典史之屬目爲夜陰天謂其有降黜而無升遷夜陰天者無星也

嘗聞諸久宦者云最難堪是去任交代時此時胥吏徒役景象皆迥異尋常無分升降也錦繡萬花谷引九國志云賈郁爲仙遊令受代有一吏酗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汝輩吏揚言曰公欲再作令猶造鐵船渡海後郁果宰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郁批牘尾云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爐錘決杖徒之此輩意態古今一律諺云不怕官只怕管信哉

佐貳卑雜得數千錢便爲人判事每部而裒之然元慶爲主簿至取十錢二十錢時號十錢主簿則今時諸君眼孔猶較大也

呂覽知度篇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邪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按計字見周官後世大計本此而襄子此事尤與後世保舉之法相類督撫以大計之年保舉賢員送入引見既引見不復有所考較即以薦者之言爲信而官之矣而升擢之矣

宋楊宣懿察之母甚賢能文善教子宣懿省試第二報至母大怒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所壓若二郎及第時不教人壓郤後其弟寘果爲狀元　國朝乾隆六十年乙卯科王以銜中會元

報至揭報條堂左母命移揭於右曰虛左以待其兄揭狀元報條耳既而其兄以銜果以是年大魁天下此亦可與楊母並留佳話矣

今學院試秀才俗謂之考等第摭言云天寶開元間有神州等第錄以記得人之盛

定例每三年學使視學將畢舉其文行優者貢入太學謂之優貢浙江定額六人鄉試後取各學官所舉者試之學使署中既取發榜有正取有備取謂之草榜鄉試榜發遇正取中有中舉人者則以備取補之重復出榜謂之正榜向例只試一場道光癸卯年有人奏者謂當與拔貢一律加試一場第一場四書文二篇第二場經解策論五言八韻各一首然拔貢入京朝考後有一等有二等有御門之典一等多以七品小京官用二等或用

知縣或用教官其出身較舉人爲易若優貢朝考但有二等不過準作貢生而已蓋上不御門故無選用也

國家待拔貢優於優貢於是士子亦重視拔貢其實優貢難而拔貢易拔貢十二年一舉府學貢二人縣學貢一人即吾浙計之凡九十四人優貢三年一舉浙額六人十二年四舉先後合計不過二十四人且拔貢每縣有之無論其文風如何必當依例選拔若優貢則非大郡縣不易得也故小州僻縣有自開國以來不得科第者而輒以拔貢歲貢爲士䕶

道光癸卯科南海羅蘿村師文俊視學吾浙優貢草榜正取六人洪章伯昌燕第一余第二沈玉士熙齡第三章采南鋆第四諸葛樞生壽蕭第五金翰臯鶴清第六是年章伯翰臯中鄉舉補以余金坡爕顧奏雲成俊其後翰臯中道光乙巳榜眼采南中

咸豐壬子狀元章伯中咸豐丙辰探花草榜六人中而鼎甲備焉亦科場佳話也

蘿村師得人之盛爲近來學使所僅見一經賞識多擢科第以去其待士子一番熱腸眞使受者感激不盡即以余所身受者言之凡教官舉優行於學使必以苞苴余惡之不願舉也師按臨至寧波歲試畢即問府學教官何以不舉徐時棟方雪齋成珪詭對曰某固舉之以其患病初愈恐連日應試不能支耳師信其言曰當爲補舉之及科試凡向例當連日試者皆改定日期余凡應五試無不間日者始亦不覺後聞方言乃知試期爲余而改其曲體士心如此　癸卯九月余同弟子舟時櫟謁師杭州師言邇來咳嗽大作精力不支還朝後當以病乞休及還朝召對聖恩優渥由通副洊升至工侍師勉力視事未敢告退既

而奉命相視陵寢歸後病大作遂以病告乙巳冬閒事也明年秋江南當閱兵部以在任諸臣名列單請旨上顧問羅文俊病愈否答云未也又問何時可痊答云久病恐一時難愈乃命周芝臺師祖培典試浙江撤棘後往江南是時蘿村師尚養病京邸也丁未春余應禮部試入都師以病不接一客而獨召余至邸慰勉甚至余下第南歸出師亦以是年夏歸里不數年遽赴道山痛哉師爲人眞懇篤摯在浙三載大得士心還朝以後盛被宣廟知遇一歲數遷凡遇科場無不與者駸駸大用而以病去天下惜之　師少年荼苦髫時里中大疫師家伯叔羣從十餘人死亡殆盡惟師及太夫人與一妹無恙耳太夫人教師成立故師繪紡燈課子圖以志痛丁未三月余謁師京邸師以是圖命題逡巡不敢下筆至今以爲恨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浙江鄉試塡榜塡至六十六名諸公座皆小憩點心監臨語主試謂浙中有鄭訓成者臨安人已曾三中副車今科得勿又在此數乎及塡六十七名拆彌封傳唱正是此公相與大笑而第一名則嘉興張慶榮叔未先生廷濟之子也嘉慶戊午解元時先生猶健在時有鄉薦四科鄉秋元兩世張之謠是年試畢余與李蓮史世濂馮午卿焜同歸舟泊越城或往神祠中問籤籤云刀劍之金利不多有第三句忘之矣文光射斗余笑曰吾獲雋矣諸君問故余曰星家者言壬申癸酉刀劍金今舟中無此二年生者故曰不多有壬申癸酉既不多有則吾甲戌自當首屈一指而文光射斗四字必是名數豈余應中第七名耶後余中二十名或曰斗字從二從十故二十也神亦靈驗乎哉

司馬郎十一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朗身體壯大疑其匿年劾

問然則古時固有匿年之禁今日就試者無不匿年究之甚覺無謂吾幼時試童子亦匿三年後既達籍於部不能追改甚悔之今世以試年爲册年謂塡寫於册也　吾試童子匿三年子舟匿二年吾以甲戌十一月生子舟以丙子四月生及癸卯余得優貢子舟中鄉舉並刻行卷書履歷年歲一時未及檢點改年不改月於是吾以丁丑十一月生子舟以戊寅四月生或見而疑之曰閻二君同母者也天下豈有隔四月復生子者耶聞之不覺自笑甚矣作僞之拙也

吾師程朗岑先生璟令鄞試儒童坐廳事命題不緜四書誤記仕而優章上下句以則仕仕三字爲題滿場譁然先生謙謝諸生謂一行作吏經學荒疏勿罪也乃以鐵鑄錯三字爲詩題以志過及府試日呂仲英師門以兩士字爲首題已冠懷居章未冠

尹士語人章以兩千字爲次題已冠公劉好貨章未冠太師適齊章於是吾鄉俞西嵐廣文戲爲聯云程令荒疏誤記四書聯仕仕呂公乖巧倒塡兩士作千千朗岑師精敏有吏才懷抱亦極風雅偶然錯誤不必爲先生諱也又論語此兩句前人往往誤記金樓子立言篇云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古人之風也云云亦倒其上下句偶讀金樓子至此卻憶往事漫識之玉篇人部仕字下引論語此二句亦倒

近時試官及村塾師以黃花如散金命題者官師生徒並以黃花指菊花蓋因鞠有黃花遂無黃花而非菊矣按此本張季鷹雜詩中語太白送張十一遊東吳詩所謂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者也季鷹詩云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不應三月中乃有菊花也

取士舍詩賦用經術將使學者窮經明理以通達乎修齊治平之道由空言以至實用其法何嘗不美但必强天下萬世學者奉一先生之說以爲程式則性靈汨沒盡矣近世學者但須一部高頭講章幾篇時調墨卷便可歷取科第置身清要讀書眞復何用哉朱光庭疏請諸經論孟各試大義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駁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己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爲上義理通文采麤者爲次義理不通雖有虛文不合格按果如此則士子尚知讀書窮究義理而經學不致盡廢也明人應試之文尚有糾正僞說者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道光丁未會試題也是科余與張詩農編修庭學同號舍來相商曰此題頗難余曰無佳文耳題則何難之有曰但說賢賢親親固不難不知賢賢是說謨烈親親是說

統緒余嘗問何出曰講章如此余笑曰講章何足道此豈聖經賢傳耶而從之耶詩農亦然余言然是年時文名手往往爲講章所誤東牽西扯至於格格不能吐矣又次題爲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夫子明明說有之而講章必云無之講章之可惡如此

前輩時文家雖極陳腐猶知讀書今則周程張朱尚有知者漢唐宋元幾不識何代矣即使滿紙典麗奧博亦不過從經餘必讀百子金丹等摘本稗販而來古書在今日眞復何用嘗有歲寒然後知松柏題文用松耶柏耶四字子貢曰紂之不善題文用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八字士大夫滿座皆瞪目咋舌不知所云或曰此必成語或曰必怪僻子書中語而不知一用齊策中太子建事一用晉語中驪姬之言國語國策竟成僻書可歎哉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凡整頓風教其權必操之於上也欲正文體則必自試官始宋嘉祐初士好新奇僻澀語則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怪誕語則如周公伻圖禹操畚鍤傅說負版築來築太平之基及歐公知貢舉力懲其弊而士風丕變（見歐公事跡）蓋主持於試官則其教易而速也道光季年試官偶取選體文數篇其後尋摘剽竊人人效之而僻澀怪誕之語亦復不亞嘉祐矣時無盧陵反謂是典博華麗風趣而上異哉

本朝諸家核刊古書迥勝前代惟懲妄改之弊習而過於泥古亦其失也又有最失者凡孔子諱但缺中直是大不敬也謹按聖諱與廟諱同載在功令俱宜避寫今刻古書凡遇廟諱而知改寫此尚是字同義異固非眞正稱犯也而古書如莊子墨子呂覽下至唐人之詩所云孔某者是眞正稱犯之而可以但缺一

筆乎愚謂凡刻古書者遇此字如邱陵之類非正稱者則避功令寫作邱其正稱孔子者當敬改爲某字而欲存其舊則於書中第一見注其下云原本直稱聖諱今悉改作某字後仿此如是則敬聖存古兩得之矣　避諱之字有可代者有必不可代者世盛稱白香山性習相遠近賦起句之下自人上達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以爲發端之佳者然下自民上達君則通今避太宗諱云下自人上達君則豈君非人耶語殊害理

煙嶼樓筆記卷之二

鄞遂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煙嶼樓筆記卷之三

鄞 徐時棟 同叔

漢柳敏碑寫天資之資從魚旁作鰦（隸釋漢隸字原隸辨皆誤作憒）後世擬議紛紛余謂下是鯁字蓋未寫資先寫鯁半字而悟不復洗去即於其旁添資字耳或疑何至率易如此余謂古碑常有想古人書丹時洗去或不易故也今見唐人造像記考字從女旁作姥而下是妣字蓋亦是未寫考先寫妣半字而悟不復洗去即於其旁添考字耳不然天下豈有婦人作父而考字可從女者此二字一切字書及俗字梵典並無

唐太宗開國令主以酷好蘭亭眞蹟至設計畫策親教其臣賺取之致爲盛德之累物之不可有所蔽也如此然雖怒老僧之秘

挌而終賜穀物厚爲支給以較後世淸明上河圖之類其厚薄相去亦天淵矣

粱曜北玉繩瞥記云許周生家藏柳書石刻其辭云口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口醜末題元和十二年柳宗元其石乃天啟三年得之柳州井中者按此石柳州人謂可以鎭妖異吾友陳子相勸學官廣西歸以一本貽余上有柳州府縣官三印石雖泐而字皆可識城上是柳字醜上是羣字謝啟昆粵西金石略斥爲僞書不足憑良然　唐人百家刻龍城錄記與稗海本小異中一條云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氓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我於斯與按此錄前人多謂僞作今觀此條亦不似柳州語柳本木名又是其地州名何以僅據石刻中

一柳字便云特欲隱己於斯耶彼處人云此石乃子厚手書可以辟邪鬼子相贈余一紙文與此小異

亭林先生謂世人好色乃至天神地祇皆爲之强立妻女名目余謂荒唐誕妄半出道家推原其故顧氏之言實誅心之論也近余閱其所著金石文字記中之記崔夫人墓志者有曰夫人即今世所傳崔鶯鶯也此銘得之魏縣土中足辨會眞記之誣而志墓之功於是爲不細矣云云此亦因張鶯鄙說橫楷胸中見似爲眞不覺形之楮墨乃竊笑顧氏咎人好色而不覺已蹈之如此也　曠園雜誌云明成化中淇水横溢土崩石出秦給事貫所撰崔夫人志銘在焉志中盛稱夫人四德咸備乃一辱於元微之會眞記再辱於王實甫關漢卿西廂記歷久志銘顯出爲崔鶯鶯洗冰玉之恥亦奇矣董思翁容臺集亦云此碑成

化閒出於舊魏縣廢冢碑立於大中十二年當以會眞記歲月參考之是秦志中之崔夫人無不謂即會眞記中之崔鶯鶯者顧余即以其言考之元記秦志果即一人耶則元記記其爲女子時事秦志志其嫁後時事始辱於張終妻於鄭即使同是一人爲志銘者豈將發其少年中冓之醜而曰夫人四德未備耶然則即秦志咸備之語而謂可以洗恥固未必得之數也後又考之秦貫所撰志文則諸君妄爲牽合非但不足洗元稹記中崔鶯鶯之恥而適使閱者滋秦貫志中崔夫人之惑則諸君妄言之過也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並無鶯鶯之名不識諸君何以牽扯之其妄一也志云夫人卒於大中九年年七十六逆數之當生於德宗建中元年庚申至貞元庚辰當二十一歲乃會眞記明記鶯鶯生年月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又云於貞

元庚辰生十七年矣然則宣宗大中九年乙亥當七十二歲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其妄二也諸君之謂卽鶯鶯者不過以其夫鄭姓耳夫天下之以崔女爲鄭婦者何可勝數便據爲說已可齒冷而況鶯鶯本事可信莫如會眞記而會眞記中絕無所嫁夫姓其妄三也若以董解元王實甫關漢卿等所作西廂記爲據則西廂記是憑空捏造之書卽使姓名全同亦是偶合而可據乎其妄四也況志文明云府君姓鄭名遇西廂記則云姓鄭名恆字伯常眞不知其是何瓜葛而乃確鑿牽合之其妄五也而不意世多好色狂且見秦志出土偶然崔女鄭妻與傳奇捏造之說相同遂乃重刻志文直改姓鄭名遇爲姓鄭名恆故或遇或恆世有兩本全唐文注名遇下云一名恆而金石萃編灼知其妄則曰是後人妄改以附於會眞記者按是妄改以附於西廂記非附

（會眞記也此語尚錯）而諸君既誤信傳奇又誤信改本其妄六也夫作西廂者據會眞會眞不言夫姓作西廂者生後鶯鶯五六百年何從知鶯鶯之卒嫁鄭恆乎而可信乎其妄七也即使作西廂者別有考據知鶯鶯實嫁鄭恆則鶯鶯既爲有夫之婦享高壽生子至六人之多（秦志如此）而王實甫者何得不顧其後日之卒德改行反爲追叙其爲室女時醜行以爲佳話而董解元關漢卿者何得强離其完配之夫婦故揑情節謂鶯鶯卒嫁張生而鄭恆乃至强死乎此雖病狂喪心之人不敢出此而謂其言可信乎其妄八也然且諸君所以毅然牽合兩崔者吾不知其究據何書據會眞記乎則記中僅僅一崔字相同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據也據西廂記乎則王實甫記並未言崔氏之嫁鄭恆而董解元關漢卿二記則直謂崔氏終嫁張生而鄭恆者死矣然則

世必有崔氏女張珙婦之志石出土而後可以當西廂記之鶯鶯也必崔氏女嘗與張生有瓜葛而又必卒大中九年年七十二而後可以當會眞記之鶯鶯也以此詰諸君諸君必自失笑其妄九也總之元稹無賴輕薄以竊人女子爲奇遇故駕名張生作會眞記後人豔羨此事譜之歌管凡傳奇必有曲折於是造一鄭恆以爲曲折凡傳奇必有始末於是抹本事以爲始末此解元絃索西廂之意也王實甫依其情節爲北西廂以與會眞本事不合乃以一夢作結關漢卿以其無始末也復依絃索續完之而鄭恆也者實爲子虛烏有憑空揑造之人故去留生死一任作者之顚之倒之而已且元稹隱己姓名揑稱張生則崔之姓鶯鶯之名又焉知非假借者乎此等文字聽其存留而已不必深詰也乃不意成化間有崔夫人志石出土偶然一崔

字與會眞記同又偶然夫姓一鄭字與子虛烏有之西廂記同好事者遽附會之以爲崔夫人者即崔鶯鶯也意欲爲鶯鶯辨誣洗恥而不知反爲崔夫人含羞蒙垢矣

皮光業撰吳越武肅王廟碑銘首云粤以唐長興七載壬辰春季蓂凋十三筴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守尚書令吳越國王棄捐宮館施宿嘉泰會稽志云長興後唐明宗年號止於四年武肅王以壬辰歲薨壬辰蓋長興三年五代史及劉恕紀年開皇紀吳越備史皆言武肅王以三年薨則碑爲誤然當立碑時光業爲其國丞相亦不應誤謬至此蓋皆不可知於是錢竹汀養新錄解之曰余讀防風山靈德王廟碑後題寶正六年重光單閼歲（按爾雅是辛卯歲）始悟武肅本以寶正七年壬辰薨實後唐長興三年光業以國相製碑必稱寶正不稱長興無疑厥後忠懿諱言

改元事乃磨去寶正易以長興一時塗飾耳目不暇計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見錢說亦幾是之而山陰杜丙杰重刻會稽掇英集末附札記引錢說而非之謂如錢說則寶正上宜無唐字其後磨改必於兩格中疊書三字痕迹較顯施宿等目覩石刻不應絕不致疑也余謂杜說非也此碑既不可見焉知原本不作粵以寶正之七載後磨寶正之三字易唐長興豈必兩格疊三字耶其說不中肯綮後余重繹碑文乃知錢說之妄而杜說亦擊之而未中也按碑文棄捐宮館下即云以是歲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謚議曰武肅詔尚書工部侍郎楊凝式撰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詔張季恭至吳越書於刊石後二年歲在敦牂按爾雅是午歲蓋甲午也天下兵馬元帥嗣吳越王建廟貌於始封之越國夫既大書明宗皇帝歷歷紀其恩數又稱其主爲嗣王稱

其國爲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書其私改之元不曰長興而曰寳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斷之曰國相製碑必稱寳正不稱長興無疑何憒憒耶況既可磨改寳正作長興又何難改七爲三碑首一句之中見上半卽不見下半乖舛甚顯不暇計及亦豈有是理耶又況果有磨改則施宿親見此碑何爲致疑不決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則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實作長興三載壬辰寫碑者誤作七載壬辰未及檢點遂以付刻凡寫碑筆誤碑版中恆事不知施宿以來何紛紛如此其不誤他字而適誤七字者則是歲方爲其國中寳正之七年蓋其國中他件頒發文字皆是寳正七年壬辰光業以國相製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寫碑者則以習見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誤於落筆耳此事極細小余以古人曉曉而

不得其解故爲正之如此

韓魏公四代祖葬趙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貴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儀公祭而開壙各得銘誌然後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嚴奉之事見魏公集及費補之衮梁谿漫志補之引此謂誌銘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賢然而不可法也與其開壙不如存疑況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當時必有所據何妨封植而嚴奉之豈忍開先祖久遠之壙以堅孫曾一時之信乎吾於是而益歎安志石於墓上之爲妙法也

袁翁葦堤萬經者吾月樓同年世恆之父也世居東錢湖大堰塘嘗以遠祖正獻公燮墓縣志云在穆公嶺而子孫不知其所家距嶺不甚遠屢率月樓尋覓之碑版全無竟不可得於是設正獻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獲明日小憩嶺中以菸幹叩泥地

上似礬石聲劚土視之則古之攔墓橫石也俗呼此石為攔土急起而洗滌之正正獻墓前石之傾埋於土中者詳記墓之基址且云此處去墓幾丈幾尺墓中有男裔所撰壙志墓上有楊公簡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見甎結小橋發之得慈湖墓志遂錄其文而還置之結甎如舊而封之徧告城南及慈谿鎮海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歲事因是而歎古人作事精詳不苟如此先是慈湖撰正獻墓志但見眞西山撰正獻行狀中語及之而其文不見於慈湖遺書亦未錄於袁氏家乘至是而楊文亦顯

宋人往往一墓兩志既有墓志又有壙志壙志多子孫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爲壙志既在穴中而復置墓志一穴寬廣曾有幾何可容此重疊耶一志已足兩之又安需耶豈壙

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過求名手撰著爲傳世計不置於墓耶後聞袁氏修正獻公慕墓上得楊慈湖所作墓志而後知壙志在穴中墓志則在槨上又結甎如橋以覆之而後封土者也按此法甚善蓋年久之墓夷爲平地誤掘者必自上而下一見墓志即知古墓可無開壙之患矣

張樗寮即之逸老堂碑朔誤寫癸即於癸上改寫朔字而刻者乃以兩字重疊併刻之余疑當書丹時既已誤寫何難洗去重寫而乃怪誕如此蓋誤字始不及檢刻成始覺不得已乃於已刻字上改寫而使工人復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藁殊不雅觀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誤寫作某

古例志墓但書卒年月日而無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後惟大作家猶守此法耳溫公書儀載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

日終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禮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則此法壞於南宋也

墓銘舉例云陳瓘有侍郎鄒公埋銘同朱文公女已埋銘例按此語頗可笑陳忠肅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於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況一有銘無序一有序無銘其同者何例也舉例又一條云朱子有女已埋銘無序同韓文胡君銘例題皆埋銘又一例也云云然則其所云陳朱同例者不過是埋銘二字同耳而即論埋銘二字實陳糊朱同今但知尊文公遂幷忘其時代矣呂氏坤作四禮疑多以己意臆見猜測古禮而妄議議之往往聽其辨難似乎有理及至細心考究則全無是處即如其論志石條云誌於石示來世也文其辭篆其姓名合而錮之以鐵埋諸地中將誰示乎不若志諸碣又曰志石本注云慮異時誤爲人

所動見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謬哉其爲說也石在墓頭發及石則見棺也半矣兩石內向重重鐵束誰復從容爲汝鉗鎚耶即或開之豈皆通文辨篆人耶即知其姓名死者之德能致開者之重否即爲掩之能肯復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動否此說大可笑也不如題姓名於碣而詳家世於碣陰有功德者表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見之免致誤動之尤愈乎云云愚謂呂氏此言不知古人之所以用心肆口妄言以疑後世不可不急爲駁正者也夫志石之設爲盜賊乎爲常人乎若盜賊則以扣大墓爲能事題碣表神道已是招之使來何況見志石而望其重掩之而復束此石乎若常人則各有良心始雖誤掘未有既見志石知是人墓而猶下鍬鍤者況讀其文知其德行功業如是而有不爲之禮葬者乎大約墓前碑碣至久不過

二三百年而古墓久遠未有不夷爲平地者賢子孫未必世有拜掃之典既闕表揭之石又亡滄海桑田輾轉易主世間地師淵源相承其相法時復相類故往往有地師指穴開之而遇古穴者年代既遠棺骨澌化壙中空無所有有疑爲遷葬之空穴者矣有疑爲藏金之故掘者矣惟志石萬無朽理見其刻石遂使人人知是古墓稍有良心必將爲之掩蓋此孝子慈孫所以作志石之遺意爲久遠計非爲眼前計也微旨如此彼惡知之

王桃源先生說字應求吾鄉所稱慶歷五先生之一也墓在鄞西西興志乘失載世無知其地者道光十九年二月有江三者將改葬其父地師既定穴開之見古冢甚大有二志石一舒學士信道亶所撰桃源墓志一鄞人吳矜撰夫人墓志竟毀其墓復拓兩志示人於是縣中士大夫及王氏裔孫紛紛控告成大獄

久之官以買地葬親誤掘古墓定讞下江三於獄其罪徒而以其地歸王氏江三以是破家道光廿三年三月十九日始歛衣冠改葬故地官之斷是獄也頗懷偏袒（時舒辰庵同知恭受爲縣令而江三者虹孫之從兄也其家方爲鹺商與令往來故袒之）而士大夫操之亦復過甚平心論之其始掘也固平地也既無表揭王氏又失防護不得以發掘爲江三罪及見墓志即非桃源亦豈宜遽毀之而滅其迹乎故江三之罪罪在毀墓而不在發掘假令江三既見志石拓本東而還置之爲重掩埋而加土以封之且告王氏後人使來修歲時之祭如此則王氏子孫當禮謝之而縣中士大夫亦當稱道之矣聞江三家以覓葬地每掘人墓棄骨他所而私其地皆以墓無主者墓中又無識別遂得任其所爲未嘗發覺桃源墓若非志石雖復鬼哭亦誰知之（發墓之夜王氏祠中鬼大哭）然則志石爲功之大如此

而呂氏乃妄言無用何謬也　掘地得志石爲重掩之或爲之成冢或爲之立碑而志文乃復出人間此等事古來常有其見於文集札記及志乘金石書者多矣吾獨據桃源一事以駁呂氏者據所親見也　桃源先生墓甚大蓋不但二穴必有祔葬之子孫以志石不備不能知耳冢中有白大碗二其質甚麤蓋當時明器亦見古人之質也至遺骨或曰有之或曰無之歷年八百有無誠不易知江三對簿時力辨無有問官不能究也或曰僅有數骨彼已取而他掩之矣

元人有孝烈將軍碑記孝烈將軍木蘭也云姓魏亳之譙人來氏樵書謂隋煬帝時木蘭征遼有功授尙書不受帝欲納宮中遂自盡贈將軍謚孝烈董覺軒沛嘗作木蘭考云姓花

咸豐四年閏七月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中山鳴如雷石裂而得一

碑長三尺廣一尺其陽刻符已漫漶符上篆刻周氏辟火符五字其陰刻隸書銘辭凡六十五字辭曰河出馬洛出龜諸布嚴逐守此碑藏石白貫日發石青震雷夏首長福二上紀三中逢己月滿規增吉半下求我鎮木虎十轉重則開九九城府敢言之迺員僉方人始知既而其事傳之吾鄉云山左人無解之者董覺軒由木虎十轉推之謂咸豐四年甲寅也所謂木虎也逆數而上至十甲寅則延祐元年也考元史五行志云延祐元年三月己亥白氣亙天連環貫日由是而盡得其解奕河出馬洛出龜發端推數學之祖也諸布嚴逐守此碑諸布諸嚴諸逐皆神名見漢書郊祀志是術數家張大之辭也藏石白貫日謂埋石之日有白氣貫日也發石青震雷是逆料出石之月青州將山震如雷鳴也夏首長福二上紀夏大也首元也長延也福祐

也二上二之上上元也紀年也三中逢已月滿規三中三月之中也逢已是日逢已亥也月滿規十五日也由元史本紀他月朔推之三月己亥當十五日此二句言埋石之歲月日謂在大元延祐元年三月半己亥十五日也增吉半下求我鎮增吉半下謂周字周字匡廓若吉字下半而又加吉字爲是周字也言周姓人求我鎮壓即其陽所刻之符蓋所以辟火者也木虎十轉重則關木虎甲寅也十轉自延祐元年至今咸豐四年適十轉也則夷則也七月也重再也謂閏也此句言發石歲月謂當在第十甲寅之閏七月也九九城府敢言之九九八十一也城郭也府守也敢言之敬也漢書云百寮致敬敬於三公丞相用奏記稱敢言之故以敢言之爲敬也考元史此時精數學若推郭守敬其本傳云延祐三年卒年八十三則是年年實八十一句言

作符者姓名年紀謂八十一歲人郭守敬也遇員益方人始知
員之最著者爲員半千以員字當半千半千五百也方四也俗
呼四爲方字甲寅雖十傳而其實只五百四十年此句是結語
謂當五百四十年後始有人知其事也余謂覺軒所解甚當特
尚有數處未盡善者以增吉半下當一周字甚屬牽强愚意當
連上半句解之三中逢已是謂三月之半日逢己亥紀月日已
盡不必再添月滿規三字月滿規者是謂周字匡廓既有匡郭
而後增吉字非周字乎俗呼周爲圈吉正同半下謂下字之半
是卜字也蓋郭姓人往卜云將遇火乃求郭守敬爲符以鎮之
也以敢言之當敬字太覺典奥且但叙年歲姓名而下更無辭
亦非也愚意但以敢字當敬字而言之二字是記事之辭質言
也猶守此碑及藏石發石及求我鎮及開字及人始知之屬皆

質言而非隱語也又末句遇員益方四字如畫解亦復太強愚意當是人姓名或諸城縣中官吏姓氏或倡議發石與動工起石人姓名此不可懸揣者也其事甚微而能逆知五百四十一年之後其碑必出出時必如雷鳴數學亦可謂精矣由此而知蔡中郎之逆料孝女碑王大令之逆計保母磚皆異人術數之學也

壙中志石必不可少或棺前後或兩棺之間皆可但須安放平正不可使他日傾側致傷吾親骨也余葬先大夫安於中左穴之中開葬以半石椁爲之即俗所云半折衫者底板上先結甎十餘層然後即甎上加橫直石粱粱上加蓋板安志石處省去甎數層留方空大小與志石分寸不爽其上橫空處用鐵條二擎之又於甎之下面剗鑿二條厚薄廣狹與鐵條等使鐵與甎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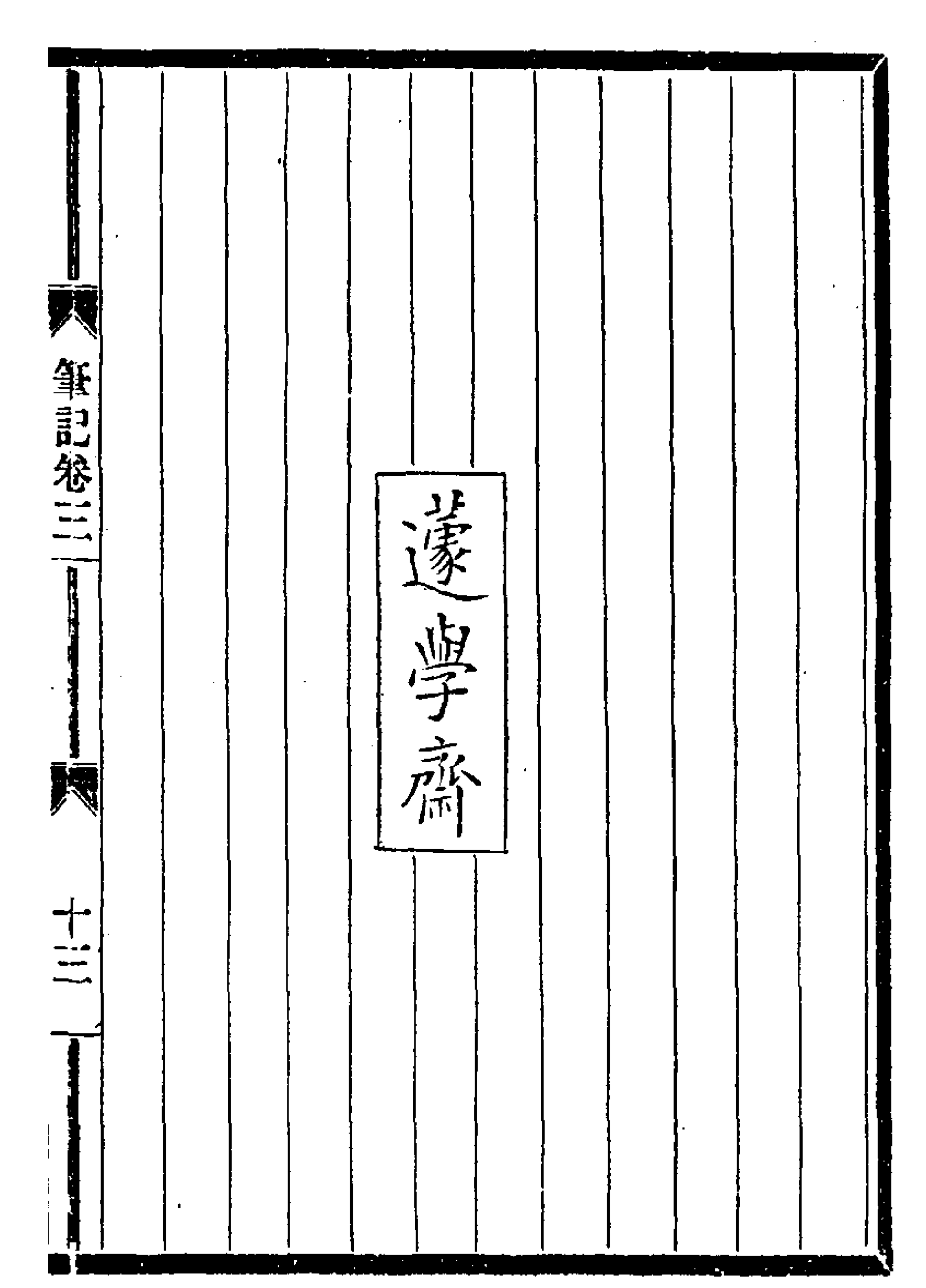
不致甎下突起也將葬前一日余親指揮匠氏先安志石石上下及左右餘隙以水灰補之而火之使燥此灰不可加桐油以油灰性黏恐甎石膠成一片也石闊甎狹安正後視之中穴左旁左穴右旁各吐出志石寸餘既不礙下棺地步又顯然見是志石此法可示後人故詳記之

志石二一志文一篆蓋兩字相向而合之此古人定法也朱述之同知緒曾爲先大夫及先太夫人兩志文長凡二千數百言而所具志石一石長不過四尺有奇余因以意省去篆蓋蓋石亦寫志文亦兩字相向刻成後塡丹而合之雖與古法不同實無違禮意者

道光十年吾伯仲二兄葬先大夫及先妣太李夫人於錫山之黃陳一墓三穴其右爲吾母陳太夫人生壙後二十年遭大故往

視壽穴多土不潔於是擬補納志石於生壙中而別葬陳太夫人乃以狀寄杭州求朱同知作志既而視已葬兩穴亦有土不潔不得已始定改葬之議鎭海倪芑生公子澧爲定葬地後舊墓數十步乃營三穴合葬考及兩妣而同知志文寄到則作兩篇分志之余復以意乞張米叔同年慶璜聯書兩志而補記改葬月日於後凡此皆稍異古法者也

煙嶼樓筆記卷之三


遂學齋